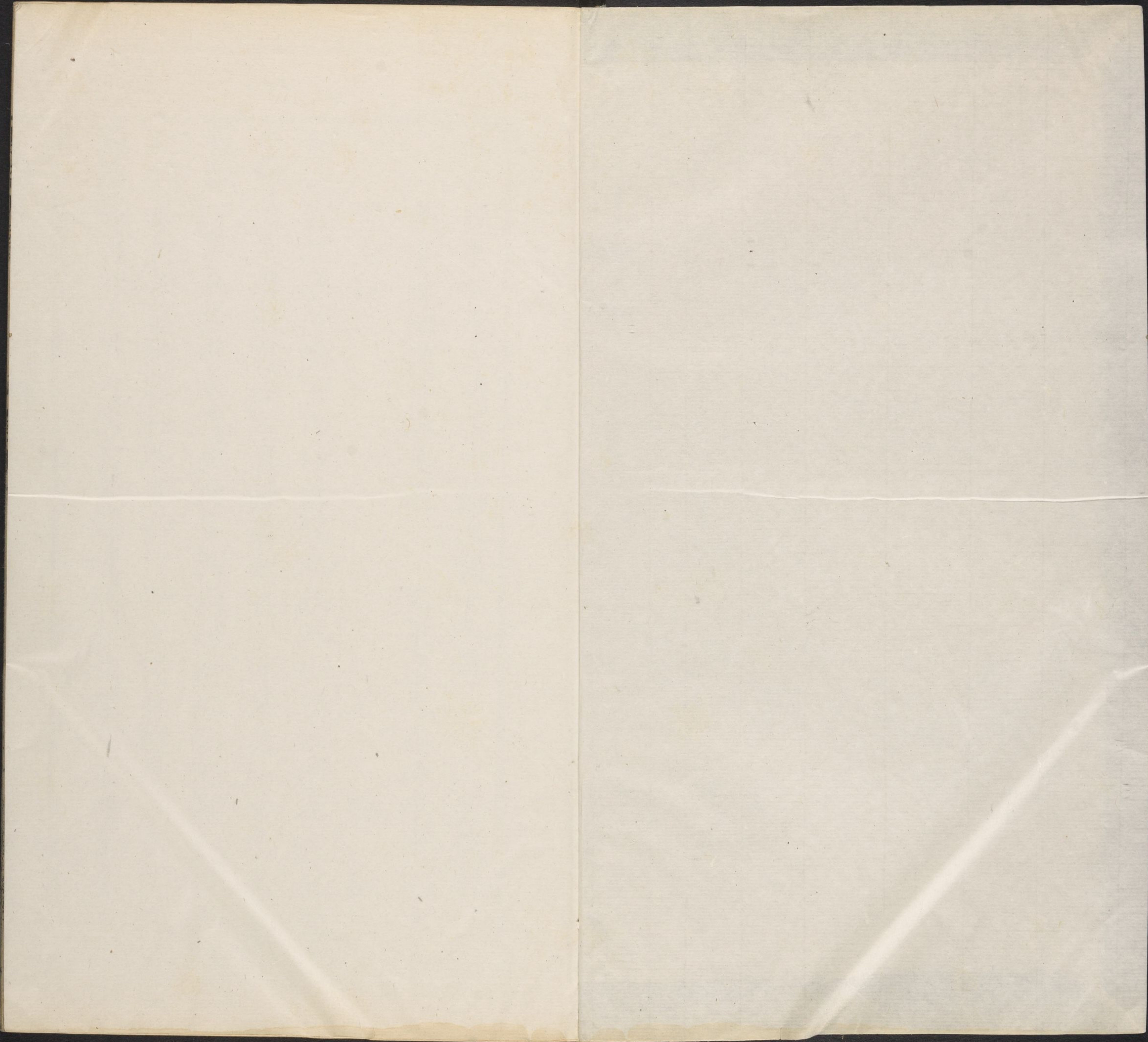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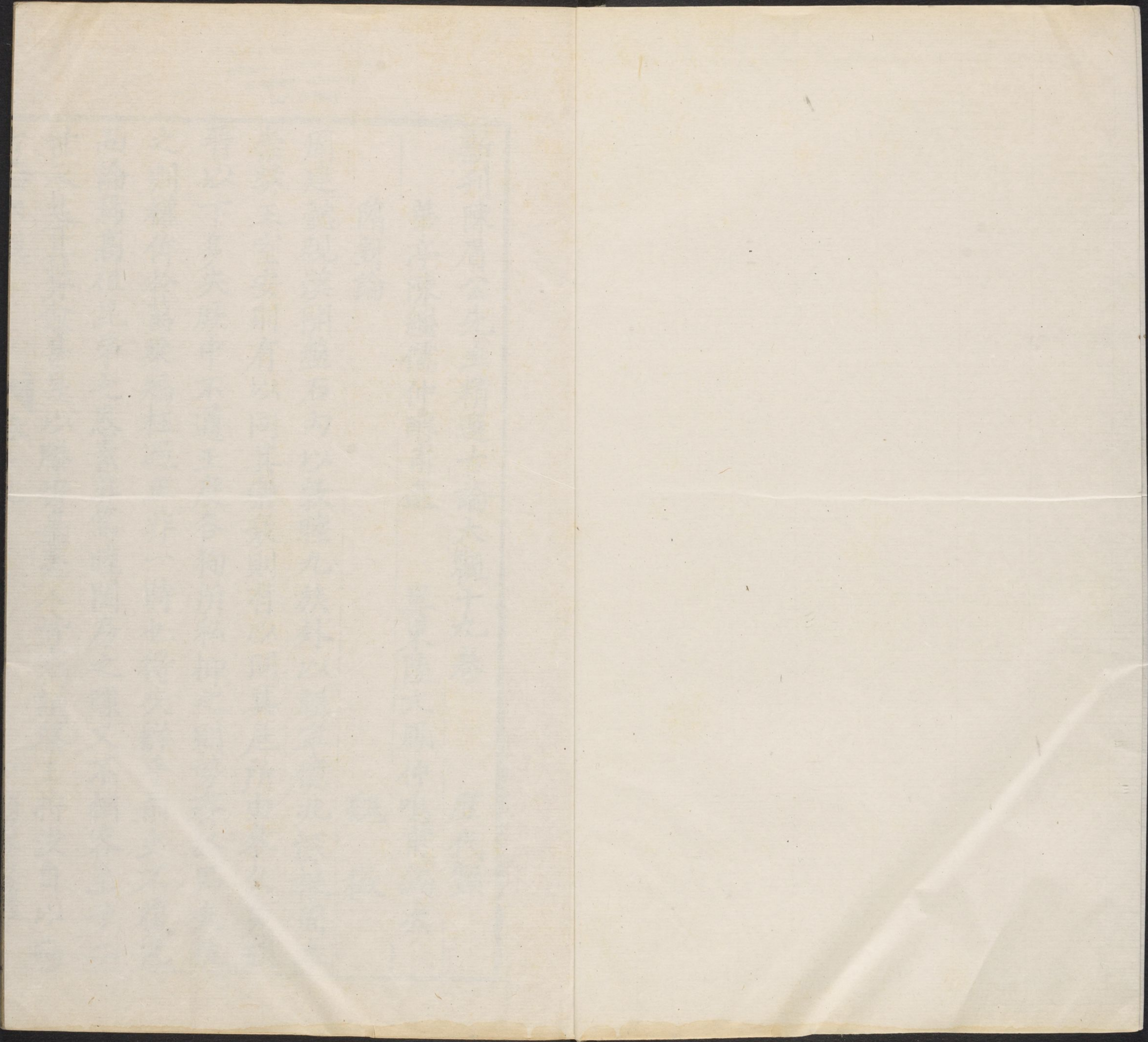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九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鳳仲鳴甫編次

隋封論

魏徵

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  
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  
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  
之則權侷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  
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  
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辛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  
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昨隸為伍外內無  
虞頭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高祖論

朱敬則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  
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成王業誤  
繫金鼓仍啟霸國也况體貌竒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  
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  
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怪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往  
往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存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  
騎虎不下倚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  
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

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  
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  
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  
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  
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若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  
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  
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  
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  
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

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醜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  
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  
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  
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  
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于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  
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  
玄穹丹  
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  
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  
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

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固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  
終于有功罰每深于無罪啟闕墻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  
波張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  
天降讜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  
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  
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  
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恩深  
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于孟津六  
王至于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

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  
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  
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瑯  
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眷聖人圓  
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  
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  
羶胡鳧羯牧馬驅羊子女歿于淫昏文物盡于鋒鏑猶得厭六  
馬駕四麟燃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  
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

屬吏隋平建業德俊者尤  
豈爭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庶恥道  
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  
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  
瑕方知責兵士之汗宮闈微軍司之隱王帛豈不陋乎始范燮  
後入孟厠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烏取斯豈與  
夫自伐無慚奮鬣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  
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  
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  
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

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  
知既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  
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神  
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翊荀攸劉曄郭嘉田  
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樞合變  
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加蕭何之  
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  
瑯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  
綽共濟艱難高潁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股肱



古詩九卷  
卷十九  
王  
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  
賈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畧也故崔浩云  
三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  
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上

李延壽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  
與能之議未為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  
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廻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  
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  
一勛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  
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  
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  
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

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侷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為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隋煬帝論下

李延壽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見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疑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剝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莫聞其罪

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  
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  
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  
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  
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七十八焉於是相聚藿蒲帽毛  
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  
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萍二九土  
並為麋鹿之場恠二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

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  
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足夫之手億  
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之同就誅夷體骨棄而  
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  
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  
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

隋煬帝論

朱敬則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不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容但奸心未露偽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况虎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慚之晨蒸淫于易簣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

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杼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烏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烏於是解斯外奔玄感內逐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明淫嘉群姬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

役斷絕更乃遂取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田亂者八九烏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為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艦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于庶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嶠函之奧區遠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

古論如勸 卷十六 九 附卷五二  
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  
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  
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  
刻人困而不恤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  
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畧不能以  
敗求全本自少息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  
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  
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太子勇論

真德秀

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  
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  
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  
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  
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  
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  
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  
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

古論大權  
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捍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  
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為揚素等鬻賣之  
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  
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  
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隋宗室諸王論

李延壽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  
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  
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  
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  
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  
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  
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  
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為伍外

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蓀地非寵  
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  
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  
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閣夷險  
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  
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  
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  
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  
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

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  
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  
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  
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成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  
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  
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  
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  
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踈而忌之內無父子之  
親貌展君臣之投身非積善國有餘殃三令趙及燕越皆不得



死悲夫

隋儒林論

魏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正仁義貴  
廉讓賤貪鄙開教化之本源鑿生人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  
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  
其祿而富懷其道者無其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  
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  
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  
五胡交爭六籍道盡魏氏廢過下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  
未弘暨夫大和之後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

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獨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

望于青紫或數竒運舛乃棄置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求貧賤者乎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之變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應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士靡不畢集烏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螯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研覈異同積

古論大觀  
卷九  
滯群疑渙然冰釋于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達于四方皆啟黌  
塾齊魯趙魏尤多英拔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  
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  
竭不悅儒術專上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衰壽之間遂廢  
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  
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論  
討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古今後生鑿仰莫之能  
測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

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滅小人空  
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  
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堙沒于煨塵矣遂使後進之  
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勦欲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  
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  
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將其餘論綴之于此篇云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于諸妓則女樂者秦楚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

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恣  
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  
淑女鍾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閑睢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上下  
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為  
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  
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瞽詩而終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  
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  
霜于此悲夫

虞世基等論

真德秀

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裴蘊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  
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  
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  
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  
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  
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  
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  
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

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  
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  
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  
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  
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  
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  
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旣敗身無處所  
何寵祿之可保和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  
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  
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  
孰知其所以適已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  
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  
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  
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楊素論

魏徵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摧駭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壠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

史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楊素論

何去非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  
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  
勇足以應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  
楊素之于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  
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于議人也隋自平  
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  
湖海岱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閩外之權轉戰  
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



言九  
卷一  
二十  
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  
然素之兵未嘗小劔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  
不以謀將處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  
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  
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  
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  
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  
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  
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

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悉斬之復進  
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弼所以  
得目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為士之必死者乃所  
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  
為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  
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于三軍靖豈以卒為不  
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于勝也縱一而百惰則  
惰者可期于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  
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為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

其苟恐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為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啟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為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于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于其傍或瞰臨于其高常若無意于戰其兵既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

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為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魏本紀論一

李延壽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  
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冥符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尅威被遐荒  
乃改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  
方難遂啟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  
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  
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明元承

運之初屬廓定之始於時狼顧鴟時猶有窺覷加此天賜之末  
內難尤甚帝孝心獻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  
鄭欵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李延壽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  
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  
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  
光邁百王豈非神獻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  
豈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

園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豐時艱朝野楚  
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  
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獻夙成兼  
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  
之變將天意也

魏本紀三

李延壽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  
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  
優游恭已玄覽獨得著目不言神契所擱固以符於宜仁及躬

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  
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  
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  
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役  
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李延壽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  
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  
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

於是豐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李延壽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  
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  
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  
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甚於奕碁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  
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  
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元魏據中原論

沈約

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  
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  
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  
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  
後風雅雖喪五湖逋襲翦覆諸華及涉埜以鐵馬長驅席卷趙  
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  
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衄銳銚鋒閉重嶮而自固  
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

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

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  
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湮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充而兵無  
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  
孤將銜冤就擄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  
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  
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而自  
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  
百夫故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代纂偽彌徧凶威英圍  
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

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  
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  
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  
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  
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踳厚地而無  
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  
萬自允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  
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  
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坭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

古詩九卷  
卷一  
十七  
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并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  
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  
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  
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  
勞日昃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  
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  
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  
之地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柎豫  
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羶裘之民可以決勝

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  
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途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  
以一言蔽之



後魏志斷論

魏 收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  
鄭志晉乘楚杙之篇皆所以紹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  
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  
外別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  
代條疏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文而天文改封禪為郊  
祀易貨殖平準之稱葦河渠溝洫之名如孫卿之辭以述刑法  
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  
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誌而禮樂疎簡

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滴咸入禮興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漑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揚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

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汎汎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公昔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非古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

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  
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  
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  
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  
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其露下德  
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鳥之瑞斯固不可誣也  
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  
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  
端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

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為零  
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溷淆職  
方所以不能記自我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  
并冀雖交豫青徐之境幽侖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  
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  
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  
魏邦而有韓

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  
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  
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

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  
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  
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  
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  
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  
簡杼軸忘食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後之君子  
削藁而已焉

後魏論

司馬光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  
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荆豫  
摧赫連開闕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  
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  
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  
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一書之類  
卷之六  
三三  
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  
愁怨盜賊蠡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睽離以招  
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于  
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  
救况庸君乎

爾朱榮論

魏 収

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  
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  
恣繼以元又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踈貴賤  
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  
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  
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  
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畧元徽喔咻以競入私利畢舉公  
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

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顛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冀懿親宗祐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貨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未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削通致說於韓王也

崔浩論

秦觀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于漢荀攸賈詡之于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美無遺策寔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

乃行少傳事晏然處于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詎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先浩既有力而奏五寅死曆章左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錄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

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後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于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秦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于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



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崔浩論

陳亮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大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

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若風雨所至奔敗鳥窟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為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

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武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或設覆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

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  
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竒中要之皆出于人情  
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既破宋羅喉于淺水源遂以  
二千騎驅進逼城下仁果惶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  
謂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  
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  
世之以浩為神也

高允論

張偉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徧  
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  
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々不能出口余  
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  
々風節耳余亦然之司之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声嘶  
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  
釋是非辞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称善仁  
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々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

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  
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謂風  
節者不得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  
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  
也

北齊總論

魏徵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  
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  
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  
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  
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  
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  
城納長君于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  
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

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  
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  
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  
風摧焉以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  
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摧覩夫有齊全盛控帶遐  
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  
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  
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  
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

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  
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  
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典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  
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鄺肆遍于宮  
園禽色荒于內外俾畫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  
不軌不物又暗于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  
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  
刑剝削被于忠良祿位加于犬馬譁邪並進法令多聞持鞅者  
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古論九又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  
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威豈  
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  
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  
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  
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  
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  
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頊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  
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黜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歆洗濯宮  
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撥者  
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  
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是踐列星聲振原地赤色映團焦  
之外青色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  
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  
手節閔繫于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扶劍

想勤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烏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  
晉泰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  
有高虔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緯崔祖禽等盡其死力  
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泰匹婁昭薛狐尾等共其奔走  
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編素承催汜  
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雉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  
馳于賊庭王誅歆加乃命懸于鬼籙但犬羊四合背距千群大  
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  
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

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  
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  
曠丹冗難以更燻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  
為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于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中山之  
師扶馬播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驍馳以遁歸勝負相叅波瀾不  
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  
迴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  
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者可謂其言也哀預  
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

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蚤看尉景之肱喻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  
半休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  
其富貴威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  
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克忌荀或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神武云日為我蝕今死亦掩觀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  
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隣奸臣  
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  
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  
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陸  
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  
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  
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陰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吁三



年不言高晏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  
為瘖人比尊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念孫騰之儀寧  
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以花妖  
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  
父蒸鄭妃于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  
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  
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憲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  
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竒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  
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  
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  
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  
颯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  
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  
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和  
側席况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周室厭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

砂漢之障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  
已竭中山迫于漢獻高洋劣于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  
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  
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  
躬行刺斫大集媼媪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廳座上鄴城無自  
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醫行以罵衆寮或擘尻以示群下  
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歛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  
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灾萬姓之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

心如醉此即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  
談君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厲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  
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于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于神  
明故書曰天惟五年湏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  
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畧不世出風流名  
士拔萃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關  
聞者尚足動心遇者曾不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  
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  
去衛夷齊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

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  
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  
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  
良為道喪已久庶恥不追崩騰闇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  
恠乎悲夫嚴尚既歿誰與為言俗物蒲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  
昧知其志焉哉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右剪為二國永  
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  
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  
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  
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佞輔  
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邇人狂  
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  
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

光武雖司且爾朱榮乘釁內異滔天浪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  
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  
武之才能攄豹變枝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  
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  
族然後拔立宗枝入慕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  
震逼為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  
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  
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弱冠  
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批政

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  
連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克渠足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  
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箨三秦勅  
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曆有在鼎祚將  
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  
發爾其弗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  
接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  
有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  
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

古論大權 卷一十 五十一  
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  
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  
代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  
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親  
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  
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  
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  
為戮並直言寤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濫刑以  
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

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  
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古  
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  
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千端  
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滯虛襟  
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諧言  
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  
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  
豫樊十趨孽儲君繼體纒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

有危機引身移疾勿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  
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  
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  
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  
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途聲色不  
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  
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  
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

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擯在殞淚不承臉  
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  
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  
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叅將開好  
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遂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  
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  
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賜愈厚信宿  
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  
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躡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

悼息寵勢望燻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壅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襍河清之末長孳為灾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

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陰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于踈行長粲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銓兩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貿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

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構扇而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  
京師市里僂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  
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  
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  
出自掖庭凶智狡笑舉世無匹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  
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于婢  
口頑嚚爭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  
于卑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  
三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

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  
嗤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晉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  
明月屬饑之錫寬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  
叅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  
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  
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  
調護之容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  
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義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  
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



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乎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  
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歛氣重足  
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  
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餽兵革士民之衆  
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周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  
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  
天命有底庸可怖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啟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  
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  
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  
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  
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者  
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  
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  
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孛戮蠕二歸  
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垂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  
既安之業厲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緒始則權  
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周本紀論下

李延壽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結禍力  
敵勢均壇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續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  
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  
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  
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  
集攄祖宗之宿憤極東夏之阡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  
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識于良史雄圖遠  
略足方駕于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祐之至重滯愛同于

晉武則哲異于宋宣但欲威之覆楚期于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漳滏動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啟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文帝論

令狐德棻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闕闕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啟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大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啟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

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疆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  
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  
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  
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  
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  
耆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  
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割勝闔城孛戮  
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  
永或此之由乎

周皇后論

令狐德棻

書紀有虞之德蜚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刑于寡婦是知婚姻  
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  
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  
德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宮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  
命維新矣至于邪僻既進法度莫脩治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  
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夫皇王之龜鏡歟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  
節情歆于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

古語九卷  
卷十九  
人之體宜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息之所  
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  
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  
人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  
苛弊事實多太祖之祀忽諸特由于此故序其事迹以為皇后  
傳云

周室諸王傳論

李延壽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  
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  
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  
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  
德之措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  
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  
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  
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

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  
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  
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  
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  
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  
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  
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  
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  
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

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  
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  
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莫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  
王之竒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  
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  
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  
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  
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課  
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

古論九卷  
卷十九  
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  
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踈首尾相持遠近  
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  
使卽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  
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  
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武成後主幼主論

李百藥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筴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  
量矣但愛狎庸之不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  
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飭事  
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  
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  
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  
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  
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妣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鞞緹之娛

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乎在御彌見淪胥罕  
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  
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  
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書八柱國論

令狐德棻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列  
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為美談  
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啟聖明克復讐恥  
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以一時足為連類獨孤  
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  
之氣當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並以宏  
才遠畧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慚明哲咸以凶終  
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欤初魏孝莊



以尔朱荣有翊贊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  
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  
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  
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極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廣陵王欣元  
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以掌禁旅當  
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  
柱國家云

王褒庾信論

令狐德棻

西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  
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  
多藝鑿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正其末故能  
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  
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  
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  
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  
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王南國

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跡大儒苟况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  
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  
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  
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  
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  
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  
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  
孔明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  
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盛既而中州版蕩戎

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  
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徃々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  
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  
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  
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叢爾夷俗胡義周  
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々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  
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  
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  
閻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列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  
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惡標沉鬱彬、馬蓋一時之後  
秀也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  
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  
荆衡祀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  
秀出罕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雕章間發咸  
禁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問閭之士莫不忘味

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  
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  
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  
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  
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操其指要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披六  
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  
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

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韓擒虎賀若弼論

魏徵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未審以失

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素世將家威聲動  
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  
為當時所推赴赴千城難兄難弟矣

十九卷終

